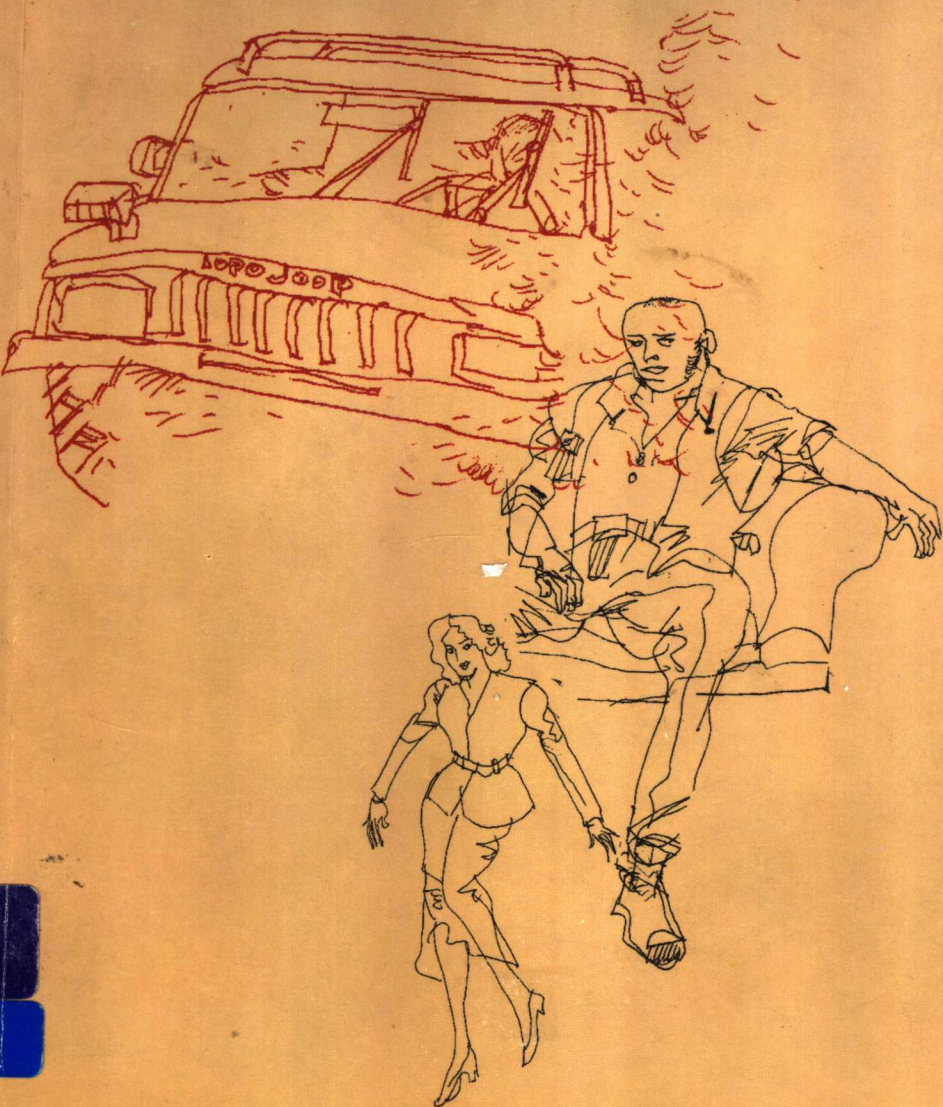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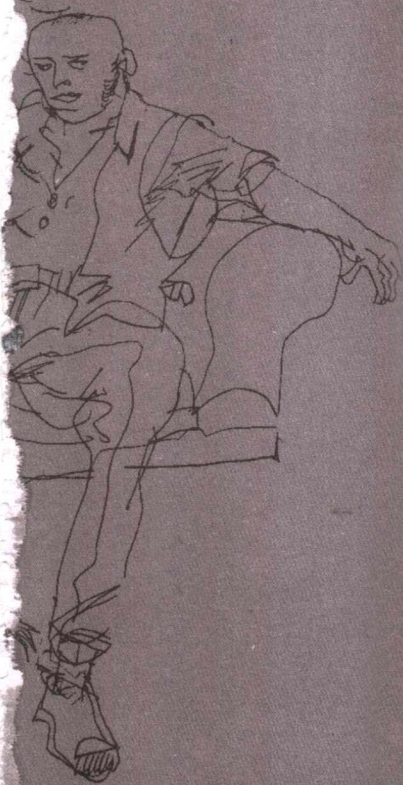
● 庸 人 著

危險旅程



人著

危險旅程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险旅程/庸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06-5590-8

I. 危... II. 庸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3003 号

封面设计: 李鸿飞

责任编辑: 张 正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54520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1/32 7.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,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引 子

越过那道褐色的山梁，地势忽然开阔起来。下面那条谷地平静得出奇，大约有十几公里宽，地面上全是碎石和青灰色的沙粒，远远望去如一片白色的大水。天空蓝如壁纸，视线却不大好，戈壁滩上漂浮着一层蒙蒙的青雾，几公里外的东西都像浮在半空中一样。

周胖子已经困得不行了，他瞪着失神的眼睛，整个面孔都麻木了，下巴颏上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汗。他恼怒地叫道：“到底还有多远？”

“再废话，我掐死你。”欧阳北阴惨惨地嘟囔着。

周胖子摸摸自己六十厘米周长的脖子，呵呵冷笑起来：“你他妈有那么大手吗你？”

话音未落，他就看见山脚下全是滚下来的碎石块。

周胖子脑子里“轰”的响了一声，我周胖子居然到边境线啦！真时髦！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在北京

一

集 结 3

周胖子根本没看这人是谁,只觉得声音很熟,张嘴便道:“大爷我开出租怎么了?你瞧见没有,我这是三厢富康,正经是轿车,带尾巴的。谁像你呀,穿西服打领带,弄得跟马弁似的,还臭美呢!我开出租是自食其力。”

二

发射塔 14

“不行,我就看上这个车门了,这是赛手上车的门,是进口,也最显眼。车尾那是,那是……”智经理瞟了女秘书一眼,“那是排泄的地方,做食品广告不合适。”智经理的中指把车门弹得当当作响,似乎在看方路的笑话。

三

出 发 27

只听年轻人还在歇斯底里地大叫:“我要当关之琳的干儿子,我从小就喜欢艺术。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,有谁认识关之琳,有谁认识关之琳?我求你们了,有点儿同情心好不好……”

第二部分

太行山到黄河

一 山 路 41

“哈哈，让道不让速啊，有你的！”周胖子拼命加大油门，而十八号也毫不示弱，两个车头像尺子量过的一样，齐头并进！

二

黄金海岸 52

周胖子刚跑到大厅门口，迎面冲进来七八个人，一下子将周胖子撞倒在地，接着四处响起吆喝声和乒乒乓乓的砸门声。

三

黄河没水 62

殷作家被周胖子逼得无奈，只得苦着脸，一字一顿地嚷嚷道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沟里流，稀稀拉拉到东海，君不见北京城里全染发，五颜六色啥都有……”

四

车赛不忘买卖 74

牌楼顶部全是砖雕，周胖子隐约能从图案中看出三英战吕布的情节来。这时方路已经跑回来了，他挥着手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五

“9·11” 85

“纽约完了，纽约完了，往后的世界经济就看我们上海的了，我们上海马上就是世界贸易中心啦，阿拉上海人！”

第三部分

有人在行动

一

粉碎性骨折 97

周胖子怕自己误事死人，切诺基开着双灯，一路嚎叫着冲锋。刚到隧道出口，远远地望见了张东的指挥车，后座上果然斜歪着两个人。

二

英雄 107
方路突然叹息一声，他轻轻揉擦着眼睛，然后毅然决然地大声道：“公元2001年9月13日，上午10时10分，我提议，大家为十八号车的领航员，为首届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汽车集结赛牺牲的同伴，为纽约9·11事件中遇难的中国同胞，默哀一分钟。”说着方路带头默起哀来。

三

河西走廊 122
后来周胖子才知道，这月饼的确是二十斤，但那指的是二十斤干面，抬上桌子时每只月饼足有五十斤重。二百人吃三百斤月饼，没撑坏几个就不错了。

四

骆驼峰 137
突然他发现酒吧后门的外侧钉着块白木板，两行斗大的黑字分外醒目：“谁在此大小便，谁他妈是妓女。”

第四部分

沿着天山

一

劫 匪 153
周胖子忽然觉得上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，他瞥眼一望，山梁顶上有一块重达几百斤的石头，已经滚滚而下了，这石头像计算好了似的，冲着十六号车就滚过去了。周胖子大叫一声，下意识地狠踩刹车。

二

天山之路 163

“你就告诉他,由于中亚局势日益紧张,北京来电话了,希望车赛尽快结束,所以咱们要马上离开乌鲁木齐。这是政治任务。”方路也不含糊,瞎话来得比老五都快。

三

阿克苏到喀什 174

沙丘上那个人依然一动不动,殷作家吞咽了几口唾沫,恶狠狠地说:“凭什么让我去?你不是摔跤运动员吗?这事得你去。”

四

帕米尔高原 182

“我叫你开进去。”说着欧阳北从口袋里掏出个黑黝黝的东西,照周胖子脑袋上就是一下。“咚”的一声,周胖子立刻眼前一花,他刚要停车动手,却见欧阳北手里攥的是一支枪,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眼睛。

第五部分

龙 头

一

可怕的背影 197

周胖子的鼻子被挤扁了,他嚷嚷着声说:“北哥,北哥,就当我是个屁吧,您就把我放了吧,回去我给您洗脚。”“你得给我舔脚。”欧阳北骂道。

二

龙 头 201

欧阳北嘿嘿冷笑起来:“开枪,开枪啊,不开枪你就是孙子。一边死一个,咱俩再对着打。反正你的猎枪里只有一颗子弹。你自己想想吧。”

三

喀什的联欢 213

狼籍一片,会场里到处是歪倒的酒瓶子,不少人摆着极其夸张的姿势,睡倒的人中甚至有几个女的,她们优雅地喝醉了,优雅地躺在男人堆里,优雅地打着呼噜。

第六部分

撞 山

一

路 障 225

“啪”的一声,殷作家的脑门上已经开了一朵娇艳的小红花,他摊开四肢,仰面倒在座位上。一只手居然搭在胡鹌的胸脯上,周胖子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,车里就响起胡鹌撕肝裂胆般的叫声。

二

健 将 234

忽然领航员跑过来报告说,没有发现该找的东西。老千的脸色立刻就像猪肝了。他拉着周胖子来到一旁,小声问道:“你们是不是去边境了?”

第一部分

在北京

集 结

前几年周胖子突然发现车上的座位越来越小了，特别是面包，原来是十七座的，不知怎么，转眼就变成了二十一个座的，车不见大，而坐车人却连腿都没地方搭了。周胖子真是担心，这样下去自己的饭碗就端不住了。幸亏这种趋势被制止了，否则还真是麻烦，难道只有一米三的中国人才算标准吗？

是啊！这事难怪周胖子担心，汽车的座位要是再小点他真坐不进去了。

人都是这样，有什么操什么心，瘦干儿狼总盼着身上能长出二两肉，大胖子天天哭着喊着减肥，周胖子就更是如此了。俗话说：人的名，树的影。要是用身体的某一部位当名字，那必定是有些来历的。周胖子敢以胖子为名，说明他的肚子肯定是颇为出众。这小子将一米六高，裤子只有两尺八长，而腰围却是三尺三的，往床上一躺比站在地上矮不了多少。周胖子实在不敢再胖下去了，他往司机座位里一靠，整个座位堆得满满当当的，连根针都插不进去，再胖下去就真没招儿了。

其实周胖子是有名字的，他的学名叫周建国，慢说这名字与建国不建国的毫无关系，而且是路灯下的菜摊儿，论堆儿撮，仅他自己就认识四个叫周建国的。有时周胖子发起恨来便跟老妈嚷嚷道：“瞧您给我起这破名字，站在大街上一喊，六个回头的。”老太太自然不服气：“当时都这么叫，谁知道有这么多重样的？你说叫什么合适？”周胖子瞪着大眼道：“您要是给我起名叫周大爷，我就不信能有重样的。”其结果当然是老太太手里那杯凉白

开,一点儿不糟践地泼在周胖子肥硕的脸上。

周胖子不光以肥胖闻名,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有多能耐,反正本事不少却没几样管用的。其实这年头大家都是有些能耐的,特别是几个大男人酒喝到天昏地暗时,明明桌上只有一头蒜却有人硬说这是擂鼓瓮金锤,曾经在朱仙镇大闹过金兀术的营寨。话说回来,周胖子有些真本事,比如说他曾经是全国古典式摔跤的第三名,有运动健将证书的。可第三名有什么用呢?除非是进了奥运会,否则永远没人搭理你,现在周健将就剩一身白花花臭肉和两只肉筋似的耳朵了。头几个月,他回四块玉基地看望老教练,结果当年同吃同睡的教练大人竟叫错了他的名字,原来人家早把自己忘了。后来老教练不好意思地说:“没辙儿,你们这样一退役就都成猪了,根本分不出谁是谁来。你原来是五十二公斤的,现在得有二百了吧?”周胖子当时只能苦笑,说什么呢?二百一了!

再有,周胖子还会好几门外语呢,当然说是外语并不确切,应该说是少数民族语言。十几年前他在新疆集训过一年多,运动队说是封闭训练,实际上运动员们天天泡在羊肉串的摊儿上。周胖子脑子好使,一年下来,什么哈萨克语、维吾尔语学了个门清,说得特溜儿。可即使把新疆的民族语言全学会了又管什么?谁没事老往新疆跑,吃饱了撑的?来回飞机票就是四千块!

但周胖子还有个本事,估计是能用一辈子。他能用一只眼观察路面的情况,而另一只眼则可以到处寻摸自己感兴趣的一切东西,比如超短裙下的大白腿、阳光下粉嫩的胸沟、旁边汽车里女司机指甲上涂的颜色。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,可周胖子偏偏有一心二用的本事,万一街上没什么可看的了,他就跟坐车人胡诌些国际大事,任何国际纠纷都能在他嘴里找到原由。比如他说布什家族与萨达姆家族是世仇,老布什他爷爷决斗时被老

萨达姆从背后给了一枪，所以现在美国要跟伊拉克死掐。比如说日本人都是武大郎的子孙，太阳旗的原形是烧饼。日本人没认全汉字是因为武大郎是个半文盲。周胖子当然是胡说八道，但听客们也大多一笑了之，歪解总比死硬的真实有趣。不信您就坐坐他的车，保证惊险刺激，还捎带着一肚子乐。

话说到这儿，大家已经明白了，周胖子是个司机，而且是个出租车司机，天天四六城地转悠。单说车技，那也是没的挑，随便拉出十个司机来，周胖子坐不上头把交椅，也能落个第二名。对这一点他有自己的解释：“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。咱当了十二年运动员，运动员最基本的要求是协调性，开车不也一样吗？咱好歹是专业出身……”

俗话说：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倒退上十七八年，北京的出租司机行业正经八百是高收入阶层，车行的精英！他们收入高倒也罢了，关键是不受管制，那时连局长的儿子都想开出租。这些年是完了，出租司机们跟谁说起自己的职业来都眼泪汪汪的，整个一群现代祥子。其实这也难怪，北京有七万多辆出租车，加上两班倒的，人歇车不歇的，至少得有十万名司机。十万大军得靠钱养活着，可现在呢，有钱的都买车了，没钱的照样挤公共汽车去。所以这买卖是怎么算计怎么容易亏本，稍微偷点懒儿，弄不好连份儿钱都凑不出来。

虽说买卖苦些，但周胖子干得还行，这小子趁前几年政策宽松的机会把车买下来了，不用拼命凑份儿钱。一个月里只有不到一千块钱的管理费是笔开销，松松的就能拿下了。而且这小子三十刚出头，别看身量大，精神头却足得很，别人跑十个钟头他一天能跑上十三个钟头，反正一顿肉饼就能缓过劲来。这一点还真有点像祥子，幸好周胖子家里没有虎妞。是啊，虎妞也得有个虎窝呀，周胖子正攒钱买房呢。

这天周胖子像往常一样，八点钟出车，在城里随便转了一圈，一上午就拉了一百八十多块。胖子挺高兴，在永外的一个小摊上撮了八两肉饼，撑得后脖子直冒油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车里。要说今天的生意是真好，胖子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就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开门上车了。周胖子昨天在公司培训过礼貌用语，赶紧装腔作势地说：“您好，请问您去哪儿？”

“红庙。”男子操着东北口音说，他觉得还不够详细便补充道：“从二环上三环，从大北窑出三环，呼家楼路口向东。”

“得嘞，你坐好喽。”胖子踩油门直奔南二环。他真是高兴，这趟活儿不赖，红灯少，全是环线，一猛子就是二十多块。车还没开出几十米，胖子侃大山的毛病就犯了：“您瞧您这么着多好，道儿一指，简简单单。咱立刻就知道该怎么走，一看您就老打车。”

“还有上车不指路的？”东北人本来就爱聊天，立刻来了个兵来将挡。

“跟您说我们老在道儿上跑了，什么样的人都能碰上。您猜怎么着，昨天我拉了一个诗人，人家一上车就告诉我他是诗人，还问我知道不知道李白和北岛，您说那种人跟咱臭开车的有什么关系？最可气的是那孙子就不说自己要去哪儿。人家不说咱得问呀，你猜人家怎么说？”此时出租车上了二环，胖子的眼睛老实多了，周围全是车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只能专心致志地聊天。

“他咋说？”东北人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人家说，开到生命的尽头。”周胖子探了下脑袋，似乎很是感慨。要说他这个脑袋也颇有些出众，主要是圆，要是没有耳朵就是个球。每次回公司，大家伙都准备用他这脑袋算圆周率。而周胖子倒也不在乎，板寸剃得倍儿短，非要让这颗大圆脑袋出名不可。

东北人摸了摸下巴，嘴里喷了几声，最后道：“这生命的尽头是哪儿？北京咋整出这么个地方？”

周胖子举起手照自己大腿上狠狠拍了几巴掌，嘴里应和道：“是啊，我也闹不清啊，咱得问人家。人家诗人老大没瞧得起咱，两眼往上一瞥：火葬场啊，你连这都听不懂？您说，这不是拿咱没文化的开心吗？有什么呀，不就识俩字吗？”

东北人朝车窗外呸了一口：“老哥啊，你够命好的哩，他要是去生命的源头去，你还不得开他妈肚子里去？这活儿难度可大啦！”

周胖子没想到东北人蹦出这么一句，顿时乐得四肢招展，整个车都一跳一跳的：“高，您实在是高。”

此后，二人说说笑笑，转眼就过了大北窑。车出三环上了辅路，速度不得不降了下来，周胖子的眼睛又不够使了，歪着左眼在路边上寻找都市的亮点。忽然东北人指着路右边一个过马路的女的，大笑起来。周胖子仔细一看，只见此女穿了条白裤子，太阳光一照，裤子里红短衬裤的轮廓非常鲜明，走起路来还一扭一扭的，煞是好看。胖子顿时来了兴趣：“这不错嘿！内衣秀！”这次周胖子是真走神了，前面一辆捷达突然停车，而他的眼睛还在女人时隐时现的短衬裤上。“乒”的一声，保险杠正好顶在捷达屁股上，幸好车速很慢。

胖子狠狠拍了一把光亮的大脑袋，而东北人却吐出了大舌头，顿时缩到座位里面去了。此时捷达上下来两个西服革履的年轻人，他们同样身材高大，同样的气宇轩昂。其中一个年轻人走到车后看了看，然后指着出租车骂道：“就你们出租会钻？你那眼睛是管吃饭的？看什么哪！”

这一来周胖子不干了，撞了车大不了找交通队，骂人的事坚决不能允许。他腾地从车上蹿下来，跳到此人近前，歪着脖子高

声叫道：“有事说事，就你长着嘴呢？再废话我给你兔崽子的嘴糊上。”年轻人面有怒色，手立刻就往自己腰里摸去，可掏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拿出来。周胖子鄙夷地笑起来：“呵，还带着枪哪，你给我一枪得了，王八盒子还是左轮啊？”

此时另一个年轻人突然跑过来，一把揪住胖子的肩膀：“你他妈在这儿干什么呢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还开上出租了你？”

周胖子根本没看这人是谁，只觉得声音很熟，张嘴便道：“大爷我开出租怎么了？你瞧见没有，我这是三厢富康，正经是轿车，带尾巴的。谁像你呀，穿西服打领带，弄得跟马弁似的，还臭美呢！我开出租是自食其力。”

年轻人竟然大笑起来：“头两年有个朋友天天跟我说他是自食其力，结果是个倒卖假车票的，自己印自己卖，可不是自食其力？”

这时周胖子才算认出来，此人是方路，七八年前与自己同在铁路工程公司上班。他狠狠推了方路一把：“车没事吧？车没事就走人，给我留个电话。”

“嘿，他把咱们撞了，倒比咱们还横？”另一个年轻人虽然不大乐意，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。

“介绍一下。”方路拉着周胖子，来到年轻人面前：“这是我哥们儿周胖子，看见没有，以前是摔跤运动员，弄只狗熊来都能让他摔死。这是张东，我的合伙人，我们俩弄了个广告公司。”

周胖子上上下下打量起方路来，这小子在铁路工程公司时跟自己同住一个宿舍，一起在四川施工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这家伙比自己多认不了几个字，而且坏水儿比自己多多了，他怎么开上广告公司了？“你？就你小子开广告公司呢？你会做广告吗？你方路可连黑板报都不会画。”

方路有一米八几，精瘦精瘦的，与周胖子站在一起颇有喜剧